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九四回	地棘天荆 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	2571
第一九五回	临命尚凶机 不惜遗留娇女祸 深情成孽累 最难消受美人恩	2594
第一九六回	宝镜耀明辉 玉软香温情无限 昏灯摇冷焰 风鬟雪虐恨何穷	2625
第一九七回	强欢笑 心凄同命鸟 苦镜绵 肠断可怜宵	2652
第一九八回	国士出青衣 慷慨酬恩轻一击 斋坛惊白刃 从容雅量纵双飞	2669
第一九九回	旧梦已难温 为有仙缘祛孽累 更生欣如愿 全凭妙法返真元	2679
第二〇〇回	披毛戴角 魔窟陷贞娃 惩恶除奸 妖徒遭孽报	2706
第二〇一回	照怪仗奇珍 冷冷寒光烛魅影 行凶排恶阵 熊熊魔火炼仙真	2739
第二〇二回	玉貌花娇 奇艳千般呈妙相 邪消正胜 传音万里走妖娃	2772

第二〇三回	大熊岭魔火化蓝泉 三柳坪神针诛黑丑	2791
第二〇四回	彩幔横江 禹令神蛛收异宝 奇辉焕斗 金轮火剑胜妖尸	2817
第二〇五回	魅影爆冰魂 滟滟神光散花雨 佛灯飞圣火 昙昙幻境化金蛛	2845
第二〇六回	玉艳香温 秘戏花阴调鬼子 山鸣地叱 神雷天降荡妖氛	2879
第二〇七回	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 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	2906
第二〇八回	踏雪赏幽花 玉雪仙婴双入抱 飞光惊外道 金乌邪幕总无功	2931
第二〇九回	灵境锁烟鬟 绝世仙娃参佛女 厉声腾魅影 穷凶鬼祖遇神鳩	2970
第二一〇回	闭户读丹经 明霞丽霄开紫府 飞光摇璧月 朵云如雪下瑶池	3001
第二一一回	火柱困霜鬟 雷泽砂中援道侣 蓝田餐玉实 灵空天际见真人	3025
第二一二回	蓦地起层楼 仙馆宏开延怪客 清谈矜雅谑 碧峰小集啖丹榴	3060
第二一三回	隐迹戏群凶 恶犯伏诛 妖徒授命 对秤凌大敌 穷神妙法 驼叟玄功	3088
第二一四回	地叱天鸣 剑气纵横寒敌胆 金声玉振 卿云纓纓丽鸿都	3115

第一九四回

地棘天荆 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

话说上册说到欧阳霜痛斥黄晓秋，言还未了，晓秋已接近身侧，倏地悄没声手起二指，照准欧阳霜腰间死穴点去。这一下，对方就是会家，出其不意，如被点中，也必倒地身死无疑。谁知欧阳霜依旧说她的，好似气极失神，全未丝毫在意。晓秋方幸手到必倒，就在这念头电转之际，猛觉右手二指如触坚铁，喳的一声微响，立时折断。方知不好，想要逃跑，已是不及。刚往前一纵，猛觉背脊上似着了一把钢钩，吃欧阳霜随手抓住，哪还挣扎得掉。晓秋近年心宽体胖，比起当年丰腴得多。自从丧夫矢志，日夜悲恨，寝食不安，闹得腰围消瘦，玉肌清减了不少，背上皮肤本来发松。欧阳霜又是存心给她一点苦吃，这一把连衣带皮肉一起抓住，悬空提回。晓秋粉背欲裂，奇痛非常。虽然耻于出声，还在咬牙强忍，却已疼得星眸波浸，泪珠莹莹，满身都是冷汗。情知难免折辱，不愿现丑服输在仇人眼里，索性把双目闭紧，一言不发，任凭处治，一面暗想脱身报复之计。

欧阳霜知她倔强，必不输口，冷笑一声，喝道：“无耻贱婢！我被你阴谋陷害，几乎死为含冤之鬼，本来仇深似海。在我来时，受了恩

师点化，知你害人反而害己，似你这等阴毒无耻，已非人类，不值污我宝剑，意欲任你孽满自毙。今日回家探望子女，无心中与你相遇，念在你成全我一场，本心不过让你知道，略微教训几句。谁知你竟敢乘我不备，暗下毒手，又想点我的死穴。想当初你我都是闺中幼女，以我门第身世，哪一样不比你相去天渊。我的品行心地虽和你有人禽之别，但是人心隔肚皮，谁看得出？况又有你母亲为你作主，萧、黄两家更是休戚与共的至亲至好，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选，按说你的心愿不难实现。偏你一个世族千金，还不如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孤女。一心想嫁我丈夫，百计千方把持献媚，轻狂之态现于词色，全没丝毫顾忌，仿佛我丈夫成了你的禁脔。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间与他无心相遇，虽然一语未交，也得受你好几天的闲气。实不相瞒，我和他从小一处长大，就承他厮抬厮敬，没拿我当下人看待。后来先父为主丧命，更是加意爱护，亲若骨肉，未始没有得夫如此，可以无憾之想。但一想到家世寒微，齐大非偶，又有你这廉耻天良一齐丧尽的贱婢在前，妄念立时冰释。休说像你那么明说暗点，央媒苦求，不要脸的行为没有分毫，还恐他真个垂青到我。生怕万一他因父母双亡，无人主持，任性行事，村人犹未免去世俗之见，因而轻视了他。所以平日总躲着他，偶然相遇也以礼自防，比对外人还要冰冷得多。万不料他真个情有独钟，非我不娶。一任你软缠苦磨，唆使你母出头强迫，终无用处，竟在就位村主之时，当众说出心事。我本来看得他重，感激他的一往情深，以前不作非分之望，原恐于他不利。既有诸位长老先德赞同主持，除你而外无一异言，便连你母也说不出再替你拼命争夫的话，我如不允，岂不是假惺惺作态？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与我有什么相干？有一次，我在月于里，由镜中望见你对我发狠，还当眼花，谁知你是真具了深心来的。就算我夺了你的丈夫，害我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为什么要害我死后，还背恶名呢？薄幸人虽是心肠狠些，但他用情还是专的。他起初中了你

诡计，疑念还未消呢。你看他自我走后，常年只有悲苦悔恨，谁能勾引得到他一点？你对他那一番痴心妄想，他可曾用半只眼睛垂怜到你？我只一半恨他心狠糊涂，不问青红皂白，一半还是别有用意，不肯与他见面罢了。照说他当初越对我心狠，才越见他的情重呢。鰥居多年，相思如一。你连崔文和那样没骨气的丈夫都没福保持，为了灭口，忍心亲手放冷箭将他害死。这样的情深爱重，文武全才，人品心术无一不佳的丈夫，再由畜生道中再转过千百劫也不配你遇上的了。你以为指使萧元、魏氏两个狗男女出头，阴谋深密，不会事发，就发也可狡赖。那么适才暗下毒手，想害我命，又当何说呢？”说时，手中连紧了几紧。

晚秋痛楚难禁，全身受制，无法闪避，咬牙闭目，任人摆布，听她历数平生罪过。末几句话，直戳痛处，已是万分难忍。又说她谋害欧阳霜是想勾引萧逸，重拾旧欢；误伤崔文和是由于成心灭口，谋杀亲夫。都是有情理之说，有事实可证，别人问起无词可答的冤枉。平日那么恃强性傲，一旦跌到仇人手里，哪能不奇羞极忿，无地自容。加上背上紧一阵慢一阵的酷刑难当，不由一阵急怒攻心，逆气上行，忍不住一声惨哼，就此晕死过去。欧阳霜因她适才一暗算，勾起前仇，人虽气死，余忿犹未全消。方欲将她救醒，行法禁制，迫她服罪，当人眼里出丑。忽听空中有人唤道：“此人虽然可恶，已经够她消受。我适回山，师父命我赶来相助，适可而止，办正事去吧。”欧阳霜闻言，连忙应声飞起。这时空中还有一道光华闪动，两下里一同会合，往村外那一面破空飞去，晃眼隐入密云之中，不知去向。

晚秋只是一口闷气闭住，倒在地下，吃雪风一吹，不久悠悠醒转，仇人业已不知何往，恍如做了一场噩梦。回手一摸背上痛处，皮肉纹起了三四条，已经麻木。惟恐行迹败露，不顾恨人，首先四外一看。那立处左侧，是村中平地面起的一座小峰，峰上有三间小屋，上丰下锐。只峰背有一条铁环梯可供上下，原备村中有一长老和萧逸

二人观星占验之用。右边是一方塘，塘水早成了坚冰。两行又高又大的树木，全被冰雪点缀成了琼枝玉干，银花如叠，晨光欲吐中看去甚是鲜明。地既幽僻，只积雪上面浅浅地留下两条橇印，依稀隐现，直到立处左近，为峰顶崩坠下的冰雪所掩，好似夜来有人乘雪具打此经过。积雪凝寒，冻雀不喧。遥听村中祭神的鞭炮之声，比起夜里密些。峰前一带，却是静荡荡的。只有枝头积雪，被爆竹声响震动，不时下坠，冰雪相击，碎音铿然，宛如鸣玉，更没一个人迹。一想那位长老年高德劭，儿女成行，这般大雪，无星可观，又当岁暮除夕，纵然他性情怪僻，也决不会一人到此。此外，峰顶上更无他人能到；如有，也无见死不救之理。只要这场丢人的事不被人发现，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心略一放，毒怨又生。想起仇人竟会生还，已经懊丧欲死；再加上这场奇耻大辱，切肤之痛。不禁把满口银牙乱错，颤声切齿，恶狠狠骂道：“该万死的小贱人，我和你誓不两立！纵令声败名裂，也必拉你母子夫妻全家同归于尽。只要你敢留村中，或是时常回来看望你那老少四个畜生，休想打我手内逃得命去。即使不再回来，也只是便宜你一个。”

骂完，忽想起自己枉说狠话。可是年来林泉优游，夫妻恩爱，就到萧家，也不过陪了爱女前往学武，偶然给她指点武功，本身早就抛荒，体力业已减退。萧逸全家，连小的看去都有了根底，大人更不用说。昨晚仇人本领，竟比他丈夫还要厉害。奸谋已泄，人家必有防备，休说斗她不过，近身都难，这仇是如何报法？有何好计，可以一网打尽？实想不出。边想边往前走，心气一馁，重又转念到仇人业已回家，即使所说不肯重圆旧好的话是真，难道前事也隐而不言？萧逸得知此事，岂肯甘休？照他为人，定要当众声讨。自己身败名裂不说，爱女纵不株连，也难在此立足；小小年纪，一朵鲜花也似的幼女逃出村去，地棘天荆，前途茫茫，何堪设想？此时母女二人的吉凶成败尚自难料，怎能先想报仇的事？仇人创巨痛深，分明是

在外面苦练了多年武功回来报仇。如非另有毒恶方法报复，也决不会已落她手，又这等便宜放掉，必想当着全村的人明正己罪，借此向丈夫洗去污名无疑。果然这样，倒不如认作冤孽先寻自尽，爱女或者还有一点活路。想到这里，不禁心中怦怦乱跳。思来想去，这等罪孽出不了十天半月，定要身受。目前只有万分之一的指望：但求神天默佑，仇人怀恨丈夫，暂时竟未吐实，或者还可挽救。想时正经萧逸所居峰下，立定又想，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迟早不免，何不先观察一个分晓，以便相机行事。强把心神放稳，仔细寻思，决计当时冒险蒙羞，先见萧逸探个虚实。如真事犯，索性拼忍奇辱，用苦肉计背了人痛哭，自吐罪状，历述暗害仇人，实由以前相爱之深，痛致悔恨。他平日对自己本非无情，只为有个仇敌在前，瑜、亮并生，遂致舍此取彼，想旧情总还犹在。事已至此，也说不得什么丢人舍脸了。想到这里，不禁头晕身颤，心都急成了麻木。一跺脚跟，硬着头皮，贾勇而上。

人当失意之际，任是多聪明的人，也会荒疏错失，举措皆乖。何况晚秋丧变之余，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惨败，心头无异插上数百枝利箭。来时刚刚苏醒，惊慌迷惘，没有平日那么心细，以为照理峰顶不会有人。既未查看那雪中橛印过了那堆冰雪还有没有，何为止点，见了萧逸又是三心二意，没有先打主意，明明见种种情形有异寻常，仍然倒行逆施，妄想离间。以致不但没把敌人心肠说软，反使恨上加恨，毒上加毒，终致一溃永古，不可收拾。自己身败名裂，还连累爱女、爱婿断死人生，受尽磨折凶险，岂非聪明反被聪明误？

萧逸见她毫不悔悟乞怜，反以虚声恫吓，不禁怒从心起，喝止之后，说完了遁才那一席话。晚秋终是性情刚傲，经此一来，益发无颜下台服低。当时愧恨交加，又羞又急，哇的一声，吐出满口鲜血，就此晕死过去。隔了好大一会，知觉渐复，昏沉中觉着头脑潆潆，天旋地转，胸中仿佛压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透气不出，难受已极。耳

旁隐闻嚶嚶啜泣之声，勉强略稳心神，睁开倦眼一看，不知何时，身已回到家内，爱女瑶仙同了萧元长子萧玉，双双坐守榻前，正在垂泪悲泣呢。猛地想起前事，不禁心慌，只苦于说不出话来。

瑶仙虽不知道乃母恶贯满盈，自作自受遭了报应，但是天亮前闻得守墓人报信，说乃母不顾穿着素服，赶往萧家。天亮后，萧家便说乃母得了暴病，着人抬来。两家至亲至好，这样重病，萧逸并未亲自护送；适才出门取水，明明见他父子四人同了两个门人，由祠堂回转，又是过门不入，未来存问，料定其中必有原故。此时晚秋牙关紧闭，面如灰土，通体冰凉，情势危急万分。正在焦愁，恰好萧玉前来拜年，帮助她用萧家着人带来的急救灵药灌救，又按穴道，上下推拿，直到过午，人才渐渐回生。一见乃母瞪着两只满布红丝的泪眼，愁眉紧皱，嘴唇连张，欲语不能发声之状，便料她想问来时的情形。好在使女不在跟前，萧玉父母是乃母死党，本入更是自己没齿不二之臣，无庸避忌，便把适才萧家抬回情景依实说了。晚秋最怕的是萧逸当着村众宣示罪状，身死名辱，还要累及无辜的爱女。知觉一恢复，首先关心到此，急得通体汗湿，神魂都颤，惟恐不幸料中。及听瑶仙把话说完，才知萧逸未为己甚，看神气不致向外张扬。当下一块石头落地，不由吐出一口血痰，跟着又喷出一口浊气，心便轻松了一半。忙把倦眼闭上，调气养息。瑶仙又忙着喂了几口药汤糖水。过有片刻，神志稍清，只觉周身伤处奇痛彻骨。静中回忆前事，时而愧疚，时而痛恨，时而伤心，时而又天良微现。想起孽由自作，不能怨人，尤其萧逸居然肯于隐恶，越觉以前对他不起。似这样天人交战了一阵，猛想起大仇强敌已经回村，听她口气，虽说不肯诛求，以后终身拿羞脸见人，这日子如何过法？想要报仇，又觉无此智力。加以事情败露，党羽凋残，入已有了戒心，简直无从下手。就此一死，又不甘心。思来想去，想到萧玉人颇英俊，又苦恋着爱女，二人倒是天生一双佳偶。只可惜目前年纪俱轻，难成家业。莫如

借着夫亡心伤之名，长斋杜门，忍耻偷生。挨上两年，暗中与他母子二人商量停妥，乘人不备，将村库中存来买货的金沙银两盗取一些，偷偷逃出山去，再把村中情形向外传扬，勾引外寇来此侵害，使全村都享不了这世外清福，岂不连仇也一齐报了？越想越对，料定魏氏也难在此存身，必听自己摆布。只丈夫灵柩无法运走，是桩恨事。她这里已熄昏灯，又起回光。

瑶仙见母闻言以后，面上时悲时恨，阴暗不定，好生忧疑，和萧玉二人一同注定晚秋面上，各自担心，连大气也不敢出。正悬念间，忽见乃母口角间微含狞笑，愁容立时涣散，面泛红晕，已不似先前死气沉沉。心方略宽，晚秋已呻吟着低声唤她近前。晚秋虽然不避萧玉，当着本人提说亲事终是不便。刚附着爱女耳朵断断续续勉强说了受伤经过，还未落到本题上去，人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作声不得。萧玉忙端了杯开水过来。晚秋强作笑容看了他一眼。瑶仙接水喂了两口。晚秋见萧玉满面戚容守伺榻前，心中越发疼爱，无奈底下的话更不能听，打算略缓口气，令瑶仙将他支开再说。瑶仙听乃母连桩萧逸夫妻母子羞辱打伤，咬牙切齿，心如刀割。又见乃母气息仅属，病势甚危，话都接不上气，还是说个不休。暗忖：“母亲机智深沉，今日之事虽说仇深恨重，也不致忙在这一时就要把它说完。看此情形，好些反常，迥不似她平日为人。”口里不说，心中格外加了忧急。

方想拦劝，有话等病体好了再说，目前还须保重为是。忽听雪中脚步之声至门面止，砰砰两声，门帘启处，闯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进屋便气喘吁吁地朝萧玉急叫道：“大伯娘疯了，满嘴乱说雷二娘显魂抓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气力，清弟和我妈妈、姊姊三个人都拦她不住。如今惊动了不少人。大年初一早晨，你还不快些回去，只管留在这里则甚？”说完，不等萧玉回言，急匆匆拉了便走。晚秋见那来人乃萧玉紧邻郝公然之子潜夫，也是一家随隐的

至亲。公然为人方正，素与三奸面和心违。只郝妻为人忠厚，与魏氏还略谈得来些。闻信情知要糟，不由大吃一惊。想要嘱咐萧玉，并向来人打听几句，连忙强提着气，急喊瑶仙去将二人唤住，问两句话再走。瑶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一听魏氏发狂乱说，也甚担惊，不等乃母说完，便会意追出。

萧玉毕竟母子关心，方寸已乱，一出门就往前急跑，虽只两句话的工夫，已跑了四五丈路。潜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反倒落后了些。瑶仙见积雪太深，二人都是如飞急驰，恐追赶他们不上；又自信萧玉素来听话，可以一招即回。忙站在门前娇喊道：“玉哥哥、郝大哥，快些回来，少停再走，我妈有话问呢。”萧玉相隔较远，心忙意乱，一味狂奔急纵，没有听清，竟未回顾。郝潜夫在后，却听了个真。他原是萧逸门下，从小聪明，最得欧阳霜怜爱，和欧阳鸿更是投机。村中不乏明眼之士。欧阳姊弟无故失踪，郝父公然冷眼旁观首先起疑，私下聚集村中诸长老一商量，知道昔日卦相早就算出今日之事，欧阳霜只是被人陷害，还要去而复转。目前仍以不问为是。虽然没再多事，父子二人背人密议，总料定三奸与此事有关，只未出口罢了。今早祠堂团拜，从一位长老口中得知了一点真相，回家便赶上魏氏忽发狂吃，大声疾呼，自供罪状，三奸阴谋益发败露。潜夫自然更恨三奸，不复齿于人类。只不过和萧清同门至好，出事时再三哭喊哀求，请他跑这一次，将乃兄追寻回去，情不可却。所以进门之时只对萧玉说话，拉了就走，对晁秋母女二人全未答理。行时正没好气，一听瑶仙喊他二人留步，越加愤恨。高声怒答道：“几条人命都害在你妈手里，莫非又要想方设法害人么？对你妈去说，报应到了，快些自打主意吧。”且说且跑，一晃老远。瑶仙从小性傲，不曾受过人气。情虚之际，听到这般难听的话，好似心头着了一下重锤。当时又羞又恨，又怕又急，只觉心跳脸热，耳鸣眼花。惟恐被乃母听去，不敢还言，连忙退了回来。萧玉似闻潜夫向人大声呵斥，回头看

时，瑶仙业已进内，见潜夫不住挥手促行，未暇多问，也不知瑶仙见他未回已经迁怒，仍旧飞跑下去。不提。

晚秋伤病沉重，耳聪未失。又在担心此事，爱女一出，便侧耳细听。及见人未唤回，爱女面上神色有异，潜夫所说之言虽未听真，可是声音暴厉，料定不是什么中听的话。忙问：“玉儿怎地不回？那小狗东西跟你吼些什么？”瑶仙忍泪答道：“玉哥哥业已跑远，没听见。那狗东西说他妈都疯了，我们还不容他走。”这两句话虽非原词，对于瑶仙却已难堪之至。晚秋见爱女说到末句，声音哽咽，眼睛乱转，泪光莹莹欲流，好生心疼。竟忘了日暮途穷，长夜已近，反面咬牙切齿愤怒道：“该死的小狗东西，也敢欺人么！乖孩子莫伤心。你妈反正不免身败名裂，我也想开了，现在犯不着和他计较。为你两个乖儿，我从此决不生气着急，只好生保养。等身体复原，挨过两年受气日子，要不连老带小，连男带女，把这一村的狗东西都害他个不得安生，我娘婆二家的姓都倒过来写！”

瑶仙见乃母已遭惨败，大难将临，尚还不知收敛，豪语自大，心越焦急。又想起适才当着萧玉，话未说完。明知与己婚姻有关，有些害羞，无奈事情已急。母亲所行所为，按着村规万无幸免之理。萧逸纵肯容情，不为举发，魏氏一疯，万一尽吐真情，村中诸长老平日虽不过问村事，遇上大事，却是一言九鼎。欧阳姊弟和雷二娘均得人心。欧阳霜尤其是身应卜吉，全村爱戴之人。失踪以后，常听传言，诸长老早有灵卦，断其必归，且为全村之福，可知非常重视。一旦事泄，得知三人俱受乃母之害，大祸立至。如村中长老和全村公判，不是活埋，便是缢死。祸变俄顷，凶多吉少。此时把话问明，就将来为母报仇，也有一个打算。想到这里，心如刀割，扑簌簌泪流不止。

晚秋瞥见爱女又在伤心落泪，忙把她唤至枕前，抱头抚问：“何故悲泣？”瑶仙乘机请问适才未尽之言。晚秋把前言才一说完，猛地

想起适才魏氏疯狂鬼迷之事，此时不知如何了局，只顾宽慰爱女，一打岔，竟自忘却。因话及话，忽然想到，更觉此是天夺其魄，绝大破绽，不由急出了冷汗。早知如此，还不如当晚暗算萧元时，乘机暗点重穴，连她一起害死，灭口为是。只说她胆小口紧，不会泄露，万想不到会失心发狂，留此祸根。晚秋只想到这眼前的事，后悔失着，却不料自己早把马脚显露在要紧人的眼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转眼就要发作了。

瑶仙见乃母正说得头头是道，忽然沉吟不语，面有忧色，知她又在担忧前事。心想：“如果事泄，全村轰动，不等郝潜夫到此，村人问罪之师必已早到。二人去了这一会，尚无噩耗，也许新年大雪，路少人行，魏氏说疯话时，只郝家相隔最近，被听了去，所以潜夫出语伤人。后来便被萧清和郝氏母、妹拉进，并未泄在外面。郝公虽然也算长老之一，终是外姓，平日不肯多事。父子二人又都爱萧清，如要举发，萧氏兄弟岂有不苦苦哀求之理？他人见她已疯，两小无辜，人心是肉做的，顾生不顾死，况且事不干己，一可怜，也就解了。”越想越以为不是没有转机。为宽母忧，便只瞒起潜夫所说一节，把预料情形一层层说了。晚秋也觉爱女之言有理，叹了口气，说道：“但愿如此。我此时死活未放心上，只盼挨两年的命，看你两个成立，乘机把仇一报。依我心志，休说生遭惨死，便是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也甘心了。”瑶仙人极聪明，虽然颇有母风，但她年齿尚幼，天良未丧，对乃母所行所为，本来不以为然。只不过是已生身之母，天性所关，不能不随同敌愾罢了。一听乃母害人之心始终未灭，只求蓄怨一逞，不特死而无怨，连堕地狱受诸苦难皆所甘心。看萧元夫妇相继遭了报应，料知无有善果，闻言甚是刺耳惊心。想要谏劝几句，又想她正受伤病重，心情忿激，不便拂逆，欲言又止。心中还在求告神佛默佑，想代母亲受过。忽又听有人踏雪到了门前，却没先前郝潜

晚秋抱住，又不敢过露惊惶之状，方在疑虑，来人已走。心方微定，绛雪已持着一封素信进来。

这封信如果落在瑶仙手里，晚秋还能苟免一时，谁知合该数尽。那绛雪昨晚熬了一个整夜，天明主母忽然抬归，略微服侍，萧玉倒水，瑶仙便支她去睡。一觉醒来，挂念主母，跑出便遇送信之人。睡眼朦胧，也没看看小主人的神色，脚才进屋，便说：“这是四老太爷的信，说要本人亲拆，不用回信。”晚秋在床上听了个逼真，忙命拿过。瑶仙翻身坐起，想用眼色拦阻，已是不及。绛雪人颇机灵，看出情形不好，知道说得太慌，刚一停顿，晚秋连催：“快拿来我看。”瑶仙知瞒不住，用手接过，说道：“妈累不得，我念给妈听吧。”

那四老太爷双名泽长，别号顽叟，乃全村辈分最尊，年高德劭的一位长老。此人虽不说学究天人，却也博学多能，无书不读，尤精卜筮之学。选推萧逸做村主，娶欧阳霜，均是此老主持。全村老小，对他无不尊崇礼敬。可是他从不轻易问事，只是选那村中山水胜地，结了几处竹楼茅舍，依着时令所宜，屏退家人，体会星相，穷研数理。除村中诸长老外，仅萧逸一人最是期爱，常令陪侍从习。余下连那自己子孙在他用功之时，也只能望楼拜候起居，轻易见他不着。武功更是绝伦，八十多岁高年，竟能捷同猿鸟，纵跃如飞，内家气功已到炉火纯青地步。大年初一，好端端与曾孙辈晚亲，亲笔写封信来，真是从来未见未闻之事。情知事关重大，哪得不心惊肉跳，母女二人俱料绝非佳朕。瑶仙答完母话，忙即拆信观看。才看数行，便吓了个魂不附体，哪还念得出口。晚秋作贼心虚，本来惊疑，见爱女颜色骤变，益知不妙。念头略转，倏地把心一横，猛然鼓劲翻身挣起，一把抢了过去，狞笑道：“左不就是事情穿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至此，怕有何用？”瑶仙情急，想要夺回时，寥寥数行核桃大的字迹，晚秋边说边看，全都人目。瑶仙见乃母面容惨变，知己看悉，心中焦急，不由一阵伤心，趴伏在晚秋身上，呜呜咽咽痛哭起

来。

晚秋自知无幸，比前更镇静得多。回顾绛雪尚在房内，事关重大，虽是心腹丫头，也不便当她吐露，拿眼睛一看。绛雪会意，知她母女有避人的话，又看出事由信起，情形大是不妥，想起平日相待恩厚，又是后悔，又是难受，眼圈一红，便自避出。晚秋何等心细，暗中点了点头，随用手抚摸着瑶仙的脸蛋说道：“乖儿，不可这样软弱，虽是女流，也该有点丈夫气。快些起来，妈有话说的呢。”瑶仙眼含热泪，抬头望着晚秋，心如刀割。晚秋道：“妈的事，你想必都知道了吧？”瑶仙呜咽着，勉强应了一声。晚秋叹口气道：“妈生平做事，从不说后悔的话。照你看来，这事到底怪谁不好呢？要换了你，设身处境，又当如何呢？”瑶仙天性颇厚，虽然不能公然责母之非，自从那晚乃父受伤，渐知底细，颇多腹诽，本不以母所行为然。但是这时看见乃母身败名裂，生死莫卜的惨状，哪能不顺着她说。母女情重，自然也要偏些。便愤慨道：“这事都是萧逸和那狗贱人害的，自然是他们不好，不过女儿设身处境，决不这样做法……”

还要往下说时，晚秋忙拦道：“话不是这等说法，事情难怪贱人。休说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孤女，萧逸此等人才，全村的少女，谁也愿意嫁她。不过有我在头里，自惭形秽，不敢存此非分之想罢了。贱人那时正住我家，的确见他就躲，并无勾引。大对头就是萧逸这个该万死的冤孽。他不遵父母之命，目无尊长，这还不说。最可恨是他既不想娶我，就该事前明告父母。再者我同他从小一处长大，耳鬓厮磨，大来虽没小时亲近，也都常在一起相聚。妈乃行将就木之人，你是我身上落下来的肉，事已至此，也无所用其羞忌。我因见他老不插香，心下不安。为了此事，由他父在日直到死后两年中，曾经觑便探过他好几次口气。按说我一个女孩家，论才论貌都是全村数一数二，这等倾心于他，至少也有知己之感，两家又是至亲至好，就算他死恋上那下贱丫头，也该向我点明才是。谁想他一面装着照

常和我同游同止，一颗狼心却早归了人家，外表上和那贱人一样不露一点神色。乖儿你想，我和他平日那等亲密，又有两家父母口头婚约，只差过礼了。休说我不作第二人想，全村大小人等，哪一个背后不夸男才女貌，是一双天生佳偶？众少年姊妹相聚，往往明讽暗点，简直认做定局的事。后来他父死后，我家久等无信，反而屈就。外婆屡次赓续他父在世之约，托人提亲催娶。他如明拒也就罢了，偏又阳奉阴违，拿孝服未满做推托。外婆见他只推没拒，还想他真有孝心。我虽疑心夜长梦多，但是环顾村中并无胜我之人。就说那贱丫头有点姿色，对他又是冷冷的，见了就躲。他为人可是素来温和，无论对谁都显得亲热。我想贱人是他家奴，名分悬殊，即使看中，也只纳为妾婢；如为正室，单村中这些老挨刀的假道学就不答应。想过也就放开。万不料这丧尽天良的猪狗，偷偷不知用什花言巧语挟制这一伙老狗，借他正位村主那一天，先故意拿冷脸子给我看，把我气走，然后迅雷不及掩耳，与老狗们一同赶往我家，说娶那贱人为妻。你外婆如何肯和一个下贱丫头争女婿，气得也不等我回来商量，糊里糊涂就答应。小贱人这等良机自然不放，当时连假都未做。他那里更好，直和娶二婚婆一样，潦潦草草，当日成婚。我和你爹，还有几个女伴，正在村外闲游，一点影都不知道，先听妻乐，接着有人来唤他们回去道喜。这些刻薄鬼，因为我素来好强自满，忽然起了变局，虽未当而嘲笑，哪个走时不偷偷白我两眼。可怜你妈，那时气得身冷手战。人看我一眼，直似戳了我心头一刀。人情势利，一会全都狗颠屁股跑个干净。只你爹一人未走。我才想起他多少年来对我钟情颇深，人才虽不如那猪狗，论情分却是一天一地。既感激，又可怜，一赌气，没多日子，便嫁了你爹。嫁虽嫁了，可是我这口怨气如何得出？本该找猪狗报仇，才是正经对头。说也冤孽，我已是有夫之妇，和你爹又甚恩爱，并无三心二意，偏不忍向他下手。只想拆散他们夫妻，把无数的怨毒都恨在那贱丫头一个身

上，千方百计想将她害死，以致才有今日之事。如今虽说事败，但那贱丫头出死入生，在外多年，想必也受了些罪。加以她恨猪狗无情无义，已立誓不圆旧梦。他二人既不和好，便称了我的心愿。我挨她打，由于自取，她回来时并未亲来寻我，此恨已消。只是恨这猪狗，却饶他不得。还有那三个小狗，如不用重手法将我打成这样重伤，我母女也可逃出村去。现既不能逃走，事已败露，又来了这道催命符，我决不想再活在人世。想活入也不容，反而抖出弑夫的罪名，连你和玉儿兄弟都做入不得，更难在此立足。你如是我女儿，我今明日必死，死后千万不可露出一一点形迹。等两三年后，你们成人，与玉儿合谋，将猪狗父子四人能一网打尽更好，如其不能，除一个少一个，也算是报了母仇。事完，立时逃出村去。我虽死九泉，也甘心死了。”

瑶仙因来信明令乃母限三日内安排后事，急速自裁，免败崔、黄两家声誉，遗害子女。并说魏氏与她同罪，姑念从凶，未手伤人命，而且丈夫已身为鬼诛，权从末减，过了新正破五便要永远禁闭终身，不见天日。本来众议给她封帛，因萧逸说她为人聪明，必知利害，故此函示，免得张扬，替她娘婆二家留点脸面。此事只萧逸全家和三五长老知道，如再执迷不悟，妄想贪生，过了破五，说不得只好由诸长老当着全村人等，按村规“杀人者死”，付诸公判等语。照此情形，除了一死，万无活理，闻言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晚秋这时回光返照，心下坦然，点泪都无，反倒劝慰爱女莫哭。瑶仙几次商请，要向诸长老求说，愿以身代。晚秋狞笑道：“乖儿，你真呆了。留着你在，还好替妈报仇雪恨。妈心身两受重伤，你就替得我死，能活几时？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的罪。”瑶仙想了想，突然跳起，咬牙切齿，顿足骂道：“妈请放心，我如不把萧家这群猪狗一网打尽，誓不为人！”说到末句，“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再三哀求晚秋当日千万莫死，且活满这三天限期，一则母女多聚三日，二则也